

說道：「師父，師父！弟子該死，弟子胡塗，爲了貪生怕死，竟向敵人投降，此時悔之莫及，寧願死之毒蠍的口下，再也不敢向師父求饒了，」這人說了這幾句話，群弟子登時省悟，星宿老怪最不喜歡旁人過份非議的可能，一霎時間，人人竟說自己如何居心不良。如何罪該萬死，只

將草叢中的游坦之聽得頭昏腦脹，不知所云，群弟子說了半天，丁春秋始終不加理睬，他連運了二次勁力，想要將纏在身上的巨蟒崩斷，但纏在他身上的三條巨蟒，這些蟒蛇出自天蠍火熱的叢林，身子極富彈性，丁春秋運力向外崩動，蟒蛇只是略加延伸，並不會斷，要想脫出困境，實是爲難之極，丁春秋經數十年內功修煉，體內積儲了無毒素，當那爲首的胡僧一掌向他襲來之際，他已將毒素催到肌膚之上，那胡僧一掌打到，他便連出「借力打力」的神功，將毒奇無比的毒素借着掌力而反彈出去，一衆胡僧所以倒地斃命，並不是由於丁

蛇困老怪（九〇七）

春秋甚麼魔法邪術，只是中了劇毒而已，但這些蟒蛇的蛇皮堅厚韌滑，丁春秋身上的毒素竟是難以侵入，實是無法可施，只聽得群弟子還在嘵嘵叨叨的說個不停，丁春秋道：「我們給毒蛇所困，有誰想得出驅蛇之法，我更何用？」此言一出，群弟子登時靜了下來，過了一會，有人說道：

「只要有人拿個火把，向這些蟒蛇身上燒去，這些畜生便逃之夭夭了，」

丁春秋罵道：「放你娘的臭屁，這裏

一個個辰的過去，有一名弟子給一條

蛇咬在身上咬去，這裏

還肯拿火把來燒？」跟着別的弟子又

亂出主意，但每一個主意都是難以施

行的，各人所以不停說話，只不過向

師父拼命討好，表示自己確是遵從師

命而在努力思索而已，這樣一個時辰

便連出「借力打力」的神功，將毒奇

無比的毒素借着掌力而反彈出去，一

衆胡僧所以倒地斃命，並不是由於丁

蛇困老怪（九〇七）

春秋甚麼魔法邪術，只是中了劇毒而已，但這些蟒蛇的蛇皮堅厚韌滑，丁春秋身上的毒素竟是難以侵入，實是無法可施，只聽得群弟子還在嘵嘵叨叨的說個不停，丁春秋道：「我們給毒蛇所困，有誰想得出驅蛇之法，我更何用？」此言一出，群弟子登時靜了下來，過了一會，有人說道：

「只要有人拿個火把，向這些蟒蛇身上燒去，這些畜生便逃之夭夭了，」

丁春秋罵道：「放你娘的臭屁，這裏

一個個辰的過去，有一名弟子給一條

蛇咬在身上咬去，這裏

還肯拿火把來燒？」跟着別的弟子又

亂出主意，但每一個主意都是難以施

行的，各人所以不停說話，只不過向

師父拼命討好，表示自己確是遵從師

命而在努力思索而已，這樣一個時辰

便連出「借力打力」的神功，將毒奇

無比的毒素借着掌力而反彈出去，一

衆胡僧所以倒地斃命，並不是由於丁

蛇困老怪（九〇七）

春秋甚麼魔法邪術，只是中了劇毒而已，但這些蟒蛇的蛇皮堅厚韌滑，丁春秋身上的毒素竟是難以侵入，實是無法可施，只聽得群弟子還在嘵嘵叨叨的說個不停，丁春秋道：「我們給毒蛇所困，有誰想得出驅蛇之法，我更何用？」此言一出，群弟子登時靜了下來，過了一會，有人說道：

「只要有人拿個火把，向這些蟒蛇身上燒去，這些畜生便逃之夭夭了，」

丁春秋罵道：「放你娘的臭屁，這裏

一個個辰的過去，有一名弟子給一條

蛇咬在身上咬去，這裏

還肯拿火把來燒？」跟着別的弟子又

亂出主意，但每一個主意都是難以施

行的，各人所以不停說話，只不過向

師父拼命討好，表示自己確是遵從師

命而在努力思索而已，這樣一個時辰

便連出「借力打力」的神功，將毒奇

無比的毒素借着掌力而反彈出去，一

衆胡僧所以倒地斃命，並不是由於丁

蛇困老怪（九〇七）

春秋甚麼魔法邪術，只是中了劇毒而已，但這些蟒蛇的蛇皮堅厚韌滑，丁春秋身上的毒素竟是難以侵入，實是無法可施，只聽得群弟子還在嘵嘵叨叨的說個不停，丁春秋道：「我們給毒蛇所困，有誰想得出驅蛇之法，我更何用？」此言一出，群弟子登時靜了下來，過了一會，有人說道：

「只要有人拿個火把，向這些蟒蛇身上燒去，這些畜生便逃之夭夭了，」

丁春秋罵道：「放你娘的臭屁，這裏

一個個辰的過去，有一名弟子給一條

蛇咬在身上咬去，這裏

還肯拿火把來燒？」跟着別的弟子又

亂出主意，但每一個主意都是難以施

行的，各人所以不停說話，只不過向

師父拼命討好，表示自己確是遵從師

命而在努力思索而已，這樣一個時辰

便連出「借力打力」的神功，將毒奇

無比的毒素借着掌力而反彈出去，一

衆胡僧所以倒地斃命，並不是由於丁

蛇困老怪（九〇七）

春秋甚麼魔法邪術，只是中了劇毒而已，但這些蟒蛇的蛇皮堅厚韌滑，丁春秋身上的毒素竟是難以侵入，實是無法可施，只聽得群弟子還在嘵嘵叨叨的說個不停，丁春秋道：「我們給毒蛇所困，有誰想得出驅蛇之法，我更何用？」此言一出，群弟子登時靜了下來，過了一會，有人說道：

「只要有人拿個火把，向這些蟒蛇身上燒去，這些畜生便逃之夭夭了，」

丁春秋罵道：「放你娘的臭屁，這裏

一個個辰的過去，有一名弟子給一條

蛇咬在身上咬去，這裏

還肯拿火把來燒？」跟着別的弟子又

亂出主意，但每一個主意都是難以施

行的，各人所以不停說話，只不過向

師父拼命討好，表示自己確是遵從師

命而在努力思索而已，這樣一個時辰

便連出「借力打力」的神功，將毒奇

無比的毒素借着掌力而反彈出去，一

衆胡僧所以倒地斃命，並不是由於丁

蛇困老怪（九〇七）

春秋甚麼魔法邪術，只是中了劇毒而已，但這些蟒蛇的蛇皮堅厚韌滑，丁春秋身上的毒素竟是難以侵入，實是無法可施，只聽得群弟子還在嘵嘵叨叨的說個不停，丁春秋道：「我們給毒蛇所困，有誰想得出驅蛇之法，我更何用？」此言一出，群弟子登時靜了下來，過了一會，有人說道：

「只要有人拿個火把，向這些蟒蛇身上燒去，這些畜生便逃之夭夭了，」

丁春秋罵道：「放你娘的臭屁，這裏

一個個辰的過去，有一名弟子給一條

蛇咬在身上咬去，這裏

還肯拿火把來燒？」跟着別的弟子又

亂出主意，但每一個主意都是難以施

行的，各人所以不停說話，只不過向

師父拼命討好，表示自己確是遵從師

命而在努力思索而已，這樣一個時辰

便連出「借力打力」的神功，將毒奇

無比的毒素借着掌力而反彈出去，一

衆胡僧所以倒地斃命，並不是由於丁

蛇困老怪（九〇七）

春秋甚麼魔法邪術，只是中了劇毒而已，但這些蟒蛇的蛇皮堅厚韌滑，丁春秋身上的毒素竟是難以侵入，實是無法可施，只聽得群弟子還在嘵嘵叨叨的說個不停，丁春秋道：「我們給毒蛇所困，有誰想得出驅蛇之法，我更何用？」此言一出，群弟子登時靜了下來，過了一會，有人說道：

「只要有人拿個火把，向這些蟒蛇身上燒去，這些畜生便逃之夭夭了，」

丁春秋罵道：「放你娘的臭屁，這裏

一個個辰的過去，有一名弟子給一條

蛇咬在身上咬去，這裏

還肯拿火把來燒？」跟着別的弟子又

亂出主意，但每一個主意都是難以施

行的，各人所以不停說話，只不過向

師父拼命討好，表示自己確是遵從師

命而在努力思索而已，這樣一個時辰

便連出「借力打力」的神功，將毒奇

無比的毒素借着掌力而反彈出去，一

衆胡僧所以倒地斃命，並不是由於丁

蛇困老怪（九〇七）

春秋甚麼魔法邪術，只是中了劇毒而已，但這些蟒蛇的蛇皮堅厚韌滑，丁春秋身上的毒素竟是難以侵入，實是無法可施，只聽得群弟子還在嘵嘵叨叨的說個不停，丁春秋道：「我們給毒蛇所困，有誰想得出驅蛇之法，我更何用？」此言一出，群弟子登時靜了下來，過了一會，有人說道：

「只要有人拿個火把，向這些蟒蛇身上燒去，這些畜生便逃之夭夭了，」

丁春秋罵道：「放你娘的臭屁，這裏

一個個辰的過去，有一名弟子給一條

蛇咬在身上咬去，這裏

還肯拿火把來燒？」跟着別的弟子又

亂出主意，但每一個主意都是難以施

行的，各人所以不停說話，只不過向

師父拼命討好，表示自己確是遵從師

命而在努力思索而已，這樣一個時辰

便連出「借力打力」的神功，將毒奇

無比的毒素借着掌力而反彈出去，一

衆胡僧所以倒地斃命，並不是由於丁

蛇困老怪（九〇七）

春秋甚麼魔法邪術，只是中了劇毒而已，但這些蟒蛇的蛇皮堅厚韌滑，丁春秋身上的毒素竟是難以侵入，實是無法可施，只聽得群弟子還在嘵嘵叨叨的說個不停，丁春秋道：「我們給毒蛇所困，有誰想得出驅蛇之法，我更何用？」此言一出，群弟子登時靜了下來，過了一會，有人說道：

「只要有人拿個火把，向這些蟒蛇身上燒去，這些畜生便逃之夭夭了，」

丁春秋罵道：「放你娘的臭屁，這裏

一個個辰的過去，有一名弟子給一條

蛇咬在身上咬去，這裏

還肯拿火把來燒？」跟着別的弟子又

亂出主意，但每一個主意都是難以施

行的，各人所以不停說話，只不過向

師父拼命討好，表示自己確是遵從師

命而在努力思索而已，這樣一個時辰

便連出「借力打力」的神功，將毒奇

無比的毒素借着掌力而反彈出去，一

衆胡僧所以倒地斃命，並不是由於丁

蛇困老怪（九〇七）

春秋甚麼魔法邪術，只是中了劇毒而已，但這些蟒蛇的蛇皮堅厚韌滑，丁春秋身上的毒素竟是難以侵入，實是無法可施，只聽得群弟子還在嘵嘵叨叨的說個不停，丁春秋道：「我們給毒蛇所困，有誰想得出驅蛇之法，我更何用？」此言一出，群弟子登時靜了下來，過了一會，有人說道：

「只要有人拿個火把，向這些蟒蛇身上燒去，這些畜生便逃之夭夭了，」

丁春秋罵道：「放你娘的臭屁，這裏

一個個辰的過去，